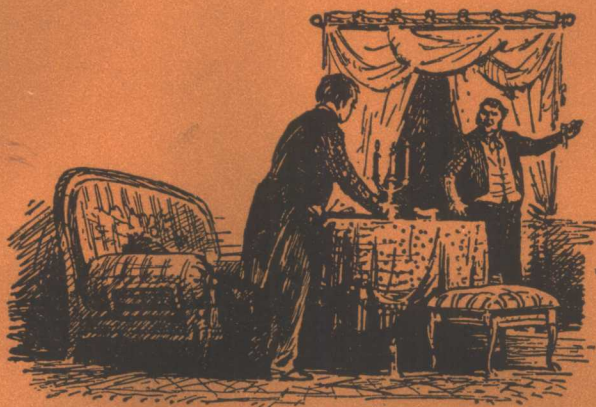




克列欽斯基的婚事

阿·瓦·苏霍伏—柯貝林著

克列欽斯基的婚事

阿·瓦·苏霍伏—柯貝林著

林 耘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А. В.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
СВАДЬБА КРЕЧИНСКОГО

据 В. В.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 ТРИЛОГ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譯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10 字数 82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3 $\frac{11}{16}$ 插页 3

196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册

定价 (5) 0.43 元

CHG83/07



作者像

登 場 人 物

彼得·康斯坦金納奇·摩羅姆斯基——雅洛斯拉夫斯克省的一个乡居的殷实地主，六十岁上下。

丽达契卡——他的女兒。

安娜·安东諾芙娜·阿杜耶娃——丽达契卡的姨母，一个上了年紀的女人。

符拉奇米耳·德米特里契·聶里根——年輕的地主，摩羅姆斯基的近邻，在軍隊里供职。留着鬍鬚。

米哈伊尔·华西里依奇·克列欽斯基——相貌堂堂，一表非凡的男子，蓄着浓密的連鬚，沒有留鬚。四十上下年紀。

伊凡·安东納奇·拉斯波留耶夫——矮小、粗壮的人，五十岁上下。

尼卡諾尔·薩維奇·貝克——高利貸者。

謝勃遜夫——商人。

費奧道尔——克列欽斯基的僕人。

季什卡——摩羅姆斯基家的看門人。

警官

僕役数人

事件发生在莫斯科。

第一幕

早晨。摩罗姆斯基家的客厅。正对着观众的是一扇通向正面楼梯的高大的門；右側有門通摩罗姆斯基的起居室，左側有門通阿杜耶娃和雨达契卡的起居室。沙发旁的小桌上摆着茶点。

第一場

阿杜耶娃与季什卡。

阿杜耶娃 （从左侧門里出来，审视了一下房間，打开通向正面楼梯的門）季什卡！喂，季什卡！

季什卡 （在幕后）就来啦。（穿着看門人的制服上：从肩膀到腰側斜綁着一条寬寬的黃色飾帶，蓬乱着头皮，微醉的模样。）①

阿杜耶娃 （对着他望了老半天）瞧你这嘴脸！……

① 作者認為必須注明，季什卡的模样縱使該受指責，却一点兒也不是醉得一塌糊塗的样子，遺憾的是这种样子在舞台上屢見不鮮，他只不過喝得稍稍有点兒醉意，表現为心身錫快，尽心竭力完成他的职务罢了，但那結果却常常是悲哀的，他的唱歌似的声音、几乎难以发觉的不平稳的步伐、特别是他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正好触犯了性情急躁、清醒易怒的安娜，安东諾芙娜。——原注。

睡場。

干嗎連頭也不梳一梳？

季什卡 沒有的事，安娜·安東諾芙娜，我梳過了。

阿杜耶娃 臉也不洗一洗？

季什卡 沒有的事，我洗過了，那就是洗過了。自從您叫洗臉那

天起，我一向都洗的。

阿杜耶娃 那個德國人把鈴鐺拿來了嗎？

季什卡 拿來了，太太；他把鈴鐺拿來了。

阿杜耶娃 去拿到這兒來，再搬一張梯子來。

季什卡去把鈴鐺和梯子拿來。

喂，現在你聽着。可你是個傻瓜，你什麼也不明白。

季什卡 您說哪兒話呀，太太，怎麼會不明白？您老人家的意思，
我全都明白。

阿杜耶娃 如果有太太來，你拉兩下鈴。

季什卡 是，兩下。

阿杜耶娃 如果來的是一位先生，你就拉一下鈴。

季什卡 是，一下。

阿杜耶娃 要是這樣，有來歷不明的太太或者女人來找，那你就
別拉鈴。

季什卡 行。

阿杜耶娃 要是商店里的伙計或者買賣人來，你也別拉鈴。

季什卡 這，安娜·安東諾芙娜，也行。

阿杜耶娃 明白啦？

季什卡 明白了，太太，我完全明白……可是請吩咐，還要不要
再來通報呢？

阿杜耶娃 怎麼不要通報？一定得通報。

季什卡 那末，請吩咐，先拉鈴呢，还是先来通报？

阿杜耶娃 这么个傻瓜！瞧你多傻！你这蠢头蠢脑的东西，怎么可以先拉鈴后通报呢？

季什卡 是，是。

阿杜耶娃 喂，爬上去釘吧。

季什卡拿了繩子和鈴鐺爬到梯子上去。

站住……就这兒！

季什卡 （把套在鈴鐺把柄上的釘子按好在牆上）这兒嗎？

阿杜耶娃 高一点。

季什卡 （把鈴鐺举高了一些）这样嗎？

阿杜耶娃 跟你說，高一点。

季什卡 （再伸手往高处举）这样嗎？

阿杜耶娃 （急忙）等一等，等一等……你往哪兒釘呀？……低一点！

季什卡 （把手縮下来）这兒？

阿杜耶娃 （开始生起气来）現在高一点！低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嘿，你呀，我的天！你怎么弄的，傻瓜，俄国話你也听不明白？……

季什卡 您說哪兒話呀，怎么不明白！……我明白，太太，我完全明白。

阿杜耶娃 （不耐煩地）你在那兒嘮叨些什么？……

季什卡 （把鈴鐺整个兒从牆上取了下来，轉身向阿杜耶娃）太太，我說的是，您怎么能說我不明白，太太，我完全明白，完全明白。

阿杜耶娃 你怎么啦，到底往上釘还是不往上釘？

季什卡 太太，請您吩咐，怎么釘吧。

阿杜耶娃 （再也忍耐不住）啊，啊，啊，你呀，我的天！怎么叫人受

得了！你喝醉了酒啦！！

季什卡 您說哪兒話呀。太太，我不过稟告您：您說我不明白，可
我，太太，我完全明白您老人家的意思。

阿杜耶娃 （十字交叉地疊着雙手）嗨！你这个強盜，你這是在跟我
开玩笑嗎，還是怎樣的？……你是特意爬到那上面去為了跟
我抬杠的嗎……啊？釘吧！……

季什卡 您老人家的意思是要往哪兒釘呢……

阿杜耶娃 （勃然大怒，躁着腳）隨你高興往哪兒釘就往哪兒釘
吧，你这个強盜。……哼，等一等，等一等，你这个醉鬼，你等
着瞧吧：我不會白白饒了你的。

季什卡 （迅速地把套在鈴鐺上的釘子領手按到牆上，接着就用錘子使勁地敲）
我明白……我全明白……太太……夫人……嗨，嗨，嗨……
啊——！！（連人帶梯子一齊倒在地上。）

喧嘩聲。好幾個僕人一同跑上。

阿杜耶娃 （叫喊）我的上帝！……老天爺！……他會把自己的脖
子弄斷的。

季什卡 （一骨碌爬了起來，微笑地）您說哪兒話，一點兒也不要緊。
僕人們把梯子擺穩，把鈴鐺釘好。

第二場

前場人物。摩羅姆斯基穿着晨服，持着長煙管從右側門內
出來。

摩羅姆斯基 怎么回事兒？你們在干什么呀？

阿杜耶娃 我們沒干什么。瞧季什卡又喝醉了。

摩罗姆斯基 喝醉了？

阿杜耶娃 是啊！信不信由你，彼得·康斯坦金納奇，他醉昏了頭啦。

季什卡 哪兒話，彼得·康斯坦金納奇老爺！他們說我醉了。

我哪兒醉了呀？真醉了的話，我從那麼高的地方跌下來，還能兩條腿站着嗎？……是這麼的，老爺，我打釘子，猛使勁撲了個空，就對我這樣翻了個斤斗。

摩罗姆斯基 （望着他，搖頭）翻了個斤斗，把你翻了個斤斗^①？……去你的吧，傻瓜。

季什卡 小心翼翼地：僕人們把梯子抬出去。

第三場

摩罗姆斯基與阿杜耶娃。

摩罗姆斯基 （望着季什卡的后影）當然，喝醉了……你們在這兒開什麼呀？

阿杜耶娃 我們在挂鈴鐺。

摩罗姆斯基 （厭煩地）還挂什麼鈴鐺！挂在哪兒？干什么用？……（看見了懸着的鈴鐺）這是什麼玩意兒？挂在這兒？挂在客廳里！……

阿杜耶娃 是啊。

摩罗姆斯基 干嗎在這兒打鈴？……

阿杜耶娃 現如今到處行這樣。

① “翻了個斤斗”的主語應是“我”，但季什卡說成了“把我”，所以摩罗姆斯基着重重復一遍，含有輕視和責備他語法不通的意思。——譯者注。

摩罗姆斯基 是嗎，这可是太蠢啦！鬼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真是没什么說的！……（踱着步）这一点兒意思也沒有……它每一回都会讓你吓一跳，当心那时候别咬着舌头！……

阿杜耶娃 我的爹，您这才真是胡說八道！怎么会咬舌头呢？……家里该怎么布置，我比您在行，請您还是别来管我的事兒吧。

哑场。摩罗姆斯基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喝着茶）彼得·康斯坦金納奇！得举行一个晚会。

摩罗姆斯基 （在阿杜耶娃面前站定）晚会？什么晚会？您說的是什么晚会？

阿杜耶娃 就是普通的那种晚会。好象您不知道似的！喏，就是那种小小的舞会……象沒多久以前举行过的那样的。

摩罗姆斯基 我記得您对我說过，那就是最后的一次了，以后再也不举行了。

阿杜耶娃 不举行不成，彼得·康斯坦金納奇，那根本不可能。这是体面：上流社会講究这个。

摩罗姆斯基 您的那个上流社会真好：講究这个！……哼，那有什么，讓他們都滾到地獄里去吧……講究！……要誰講究？要我講究嗎？……这够您张罗的啦，太太！您怎么发疯了嗎？

阿杜耶娃 我发疯了？……

摩罗姆斯基 对！您把我拉到莫斯科来，想出这么一連串主意，开不完的舞会，各种各样花錢的道道，認識了一大堆的人……終日里无事忙，敲敲打打鬧得慌！……把我这个家都鬧翻了天，把我的那个哥薩克小伙子彼得魯什卡——他是个好孩子——穿着得象一只喜鵲模样。瞧季什卡这个傻瓜，

原来是个鞋匠，您讓他当看門的，也給他穿了这一身怪衣裳；瞧，（指肩鈴鐸）还挂了这么个大鈴鐸！它一响起来满屋子都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阿杜耶娃 鈴鐸自然要响的。我跟你說过了呀，老爷，别人家里都是这样的……

摩罗姆斯基 太太！人家的蠢事兒多得很——您总不能全都学个遍呀！……喏，您这兒又是摆的什么！（指着一只盛名片的盘子）这只盘子是做什么用的？收集什么宝贝玩意兒的？

阿杜耶娃 这个嗎？……盛名片用的呀。

摩罗姆斯基 （搖着头）那都是些爱曉舌、爱搬弄是非的人給您单个兒单个兒开来的名单……

阿杜耶娃 您說那些名片？

摩罗姆斯基 他們都是这社会里游手好閑、无所事事的浪蕩子，就象布哈尔人^①似的，今天到这一家串門，明天到那一家踉蹌，把各种各样肮脏的丑事，不是在靴子上，而是在舌头上带来带去。

阿杜耶娃 您这是說上流社会的人？

摩罗姆斯基 是！

阿杜耶娃 哈，哈，哈！又好笑，又替您难过！……

摩罗姆斯基 不！是难过呀。

阿杜耶娃 唉，彼得·康斯坦金納奇，您怎么又是評判，又是議論，可您对上流社会一点兒也不了解嗎？

摩罗姆斯基 我根本不想了解！

阿杜耶娃 您这一輩子可一直呆在斯特列什涅伏您自己的农庄

① 布哈尔是中亚細亚的一个大城市，现为烏茲貝克苏維埃共和国首府。这里泛指从中亚細亚来的商販。——譯者注。

上。

摩罗姆斯基 是呆在那兒，太太，是呆在乡下。您可不必抱怨，就靠着呆在那兒，您才能开了一个舞会又一个舞会。

阿杜耶娃 这是您的責任，老爷。

摩罗姆斯基 开舞会？

阿杜耶娃 这是您义不容辞的。

摩罗姆斯基 开舞会？！！

阿杜耶娃 您有个没出阁的闺女！

摩罗姆斯基 所以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去邀来。（招着手）来吧！来吧！……他们，肯赏光，来了，吃过了，喝过了，就来笑话我们！……

阿杜耶娃 那么說，跟乡下佬打交道倒更好一些？

摩罗姆斯基 是更好一些。跟乡下佬打交道，要么对我有好处，要么对他有好处，有些事情，——双方都有好处。可是您这个鈴鐺发出来的声音对誰有好处？

阿杜耶娃 人活着不能什么事兒都講好处的。

摩罗姆斯基 不能講嗎？……应当講！

阿杜耶娃 我們不是叫花子。

摩罗姆斯基 这样下去，我們迟早会变成叫花子的……（揮了一下手）跟您有什么好說的！

阿杜耶娃 您呀，就配隱居在穷乡僻壤，跟那些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佬一块兒，腐烂在那兒的臭水洼里！

摩罗姆斯基 哎呀，太太！我們也不比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佬高明多少。

阿杜耶娃 那我可不知道。上次我們家举行的舞会上，我真替这种人受够了罪！您的那位斯杰潘尼达·彼得洛夫娜头上

戴了那么一顶怪帽子……她有多胖，往沙发上一坐，偏偏又坐在沙发的正中央。我一瞅，我的心都痛了，痛得好厉害呀！……

摩罗姆斯基 那有什么？她穿得很合乎身份；她是个好女人。

阿杜耶娃 好在哪儿，什么好，您说？好不好，人家是不来问的……很合乎身份！人家关于她什么都问到了，人家问，她是哪一等人？老实说，我真想鑽到地缝里去。

摩罗姆斯基 人家问，她是个什么人，那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看到这有什么不好。糟糕的是：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她能学到什么？她耳濡目染的是些什么？十二点钟从寝室里走出来，头一桩事就是去看送来了的一些什么请帖……这就是你每天的功课！然后，赶着马车满街跑；一会见到戏院，一会见到舞会。您说，这是一种什么样儿的生活？您准备把她怎么样？您拿什么来教育她？啊？把她教育成个游手好闲的女人吗？就会这一套交际、应酬，您好吗？①

阿杜耶娃 依您说，该怎么教育她呢？该教她什么呢？

摩罗姆斯基 教她正经事儿，各种规矩，太太。

阿杜耶娃 那您就请个德国女教师吧。

摩罗姆斯基 在自己家里让她学……

阿杜耶娃 请个芬兰女教员也行！

摩罗姆斯基 教她克勤克俭……

阿杜耶娃 请个管家婆吧！……带做饼头！

摩罗姆斯基 （摊开了双手）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太太！……

阿杜耶娃 什么话？老实话把您刺痛啦？……哼……可您肯定

① 原文为法语：Comment vous portez-vous?——译者注。

她對我說一句吧：您要不要舉行這個晚會？

摩羅姆斯基 不要！

阿杜耶娃 那我就自己來掏錢：我還掏得起！

摩羅姆斯基 您愛掏就掏吧。您又不必向我請示。

阿杜耶娃 總不能因為您的任性，讓小姑娘一個人冷冷清清地坐在拐角兒里，沒有人來追求她吧。您呀，只不過是為了省幾個錢。可是要省錢，您這個女兒就嫁不出去啦。

摩羅姆斯基 就這個！……他們的腦袋瓜兒里就中了這個腐朽觀念的毒：要省錢，女兒就嫁不出去啦！太太！當人家知道，姑娘儉朴，是好人家的閨女，還有陪嫁，規規矩矩的人就會娶她的；這樣亂花錢，照您那種鋪張擺闊的架式嫁出去，將來會後悔的。

阿杜耶娃 那末，您的意思，是要把她嫁給隨便什麼樣的一個乡下佬算了？

摩羅姆斯基 不是乡下佬，太太，嫁個正經可靠的體面人……

阿杜耶娃 （打斷他的話）是嗎，為了讓那個正經可靠的體面人在乡下把她折磨死嗎？您不妨把她的手腳都捆起來，強迫她嫁出去……

摩羅姆斯基 您先歇一歇吧，太太。

阿杜耶娃 怎麼？……

摩羅姆斯基 您先喘口氣，喘口氣再說吧！……

阿杜耶娃 您這是什麼意思……

第四場

前場人物。丽达契卡上，她穿着得十分华丽，走到父亲跟前。

丽达契卡 您好，亲爱的爸爸！

摩罗姆斯基 （高兴起来）瞧，她这就来了。我的最亲爱的！（捧着她的头亲了一下）淘气鬼！

丽达契卡 （走到姨母面前）您好，姨妈！

摩罗姆斯基 说说，你干什么啦，昨天晚上跟谁跳舞啦？

丽达契卡 噢呀，爸爸，跟我跳舞的人可多啦！……

阿杜耶娃 跟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维奇跳了美最佳舞^①！

摩罗姆斯基 跟克列钦斯基？

丽达契卡 对了，爸爸。

摩罗姆斯基 得了吧，太太！他该扔掉这一套啦。

阿杜耶娃 那是为什么？

摩罗姆斯基 喏，人已经不年轻了，他有四十上下了吧。

阿杜耶娃 您这是哪儿来的根据？三十岁，稍稍出头一点兒。

丽达契卡 可是他跳舞跳得多好！……多漂亮！……特别是华而兹舞。

阿杜耶娃 并且还是个挺能干的人！

摩罗姆斯基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那末崇拜克列钦斯基。当然，他是个一表堂堂的汉子，——噢，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不过，听说，他喜欢赌钱！

① 一种波兰舞蹈的名称。——译者注。

阿杜耶娃 我的爹，人家的閑話您哪兒有听得遍的时候。这都是聶里根对您胡說的。您說，他是从哪兒听来的，他經常到一些什么地方去？您說，現如今誰不玩个牌、賭个錢？現如今全都玩牌、賭錢。

摩罗姆斯基 玩牌跟賭錢不一样。可是聶里根連牌都不沾手。

阿杜耶娃 可您就崇拜聶里根！您倒看一看他在交际場中的那股蠢样子，我想，那时候，您就不这么說了。要知道，这簡直是丢人！瞧，昨天晚上，我給他张罗了一份公爵夫人的請帖，——把他拉去参加舞会。他来了。您想，他怎么样？鑽到一个拐角兒里，就站在那兒东张西望，活象一只野兽，一个人也不認得。这就是呆在乡下的結果！

摩罗姆斯基 叫他怎么办！交际場中見識得少，有点兒害羞。这不是罪过。

阿杜耶娃 罪过倒不是罪过，可是他就沒法在上流社会里抛头露面了。他总得搀着丽达契卡跳个华尔兹舞吧！他跳不好，說不定，两个人都会狠狠地摔上一交，——那才丢脸哪！

摩罗姆斯基 (生气地) 您自己……可別太得意了……說不定您自己也会狠狠地摔上一交……

阿杜耶娃 我可不会摔倒。

摩罗姆斯基 (准备下場) 別在上流社会中間一下子跌进水洼里去。

阿杜耶娃 不会跌进水洼里去的！

摩罗姆斯基 (下) 好，好，那您就别跌进去吧。

阿杜耶娃 不会跌进去的……不会跌进去的。